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三十四回 安遠侯空出三奇計 呂司馬大破兩路兵

當下轟隱娘把路遇景公子、火力士，與救了鐵監軍，就入濟南城，又得會副軍師，現今在興賢裡高宣家下，只候軍師密信傳知，便為內應情由，備述一遍。呂軍師聞言大喜，舉手道：「請仙師駕返蓬萊，啟覆聖后。我這裡著馬靈通信與他。」隱娘自向登州去了。卻說濟南城中文武官員聞知李遠敗沒，早已安設三個大寨，防備青兵。中寨是臨清總兵朱榮與參將楊宗，左、右二寨，是兩員都指揮，一姓冀名英，一姓劉名忠。三營共有一萬八千軍馬。文官布政司段民、按察使墨麟、參政李友直、副使索亨，並副將張保、游擊鍾祥，協力守城。探得青州兵馬將到，朱榮等會集商議間，有段布政差官前至營門，說寇敵初臨，乘其未立寨柵，擊之可以取勝，速宜星夜進兵。冀英立起，即欲點兵前往。朱榮就止住道：「去不得！」冀英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原來朱榮雖隨燕王經歷行伍，卻是冒濫軍功做的總兵，十分膽怯，反作色大言道：「他們文官不知一槍一刀之事，只會坐談勝負。」

敵人銳氣方張，總有關、張之勇，亦未可遽撓其鋒。且看他來的兵將如何，或用謀，或用戰，自然別有良策。經云『以逸待勞者勝』，何故反去迎他？」那楊宗又是個武進士，在建文時為廣昌守將，降了燕王，升為濟南參將，只會咬文嚼字，若說到相殺，便是害怕，也就贊襄道：「元戎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」

兵貴持重，不可欲速，大有高見。就是諸葛武侯一生，也只『謹慎』二字為章本。不是小將說要連夜去殺他，請問段布政，何不自己來試試，只差人說句話呢？我等不服他節制，何用睬他？若勝則彼文官攘為己功，敗則歸罪於我等。不可！不可！」

冀英問劉忠：「你的主意若何？」劉忠道：「他們文官來吩咐，就是該去也不去！」冀英孤掌難鳴，只索罷了。

次日辰刻，王師先鋒小皂旗、楚由基，直到寨前挑戰。朱榮登台一望，只有五、六百兵馬，就大著膽開營迎敵。問手下誰能先擒此賊，早見鸞鈴響處，一將應聲出馬，卻是守備於諒，向為燕府親信小校，近日升來的。他知道什麼利害？挺槍大呼道：「不怕死的前來！」楚由基大笑道：「這等小卒，也來臨陣？」

殺你當不得什麼，可教你主將來獻首級！」於諒大怒，劈面就刺。由基用戟一隔，槍已撇開了五、六尺遠，隨手一戟，直透咽喉，死於馬下。朱榮著急，只待要走，冀英拍馬出陣，大喝：「狂賊休走！」小皂旗大叫：「楚將軍小息，待我取他首級！」

由基遂勒馬回陣，看他二人鏖戰：

一個用的是鈺渾鐵綠沉槍，卻似黑蛟掀大浪；一個用的是鈺銀梨花槍，猶如白蟒攪狂風。一個玄甲玄袍，背插皂旗，人稱為皂旗張使者；一個白馬金盔，項纏紅帕，向號作白馬薛將軍。正是棋逢敵手難饒著，戰到核心不自由。

二將戰有四十合，那冀英是燕王部下宿將，卻也敵得住，皂旗就佯敗而走，冀英道是少年膽怯，驟馬追來。皂旗一掣兩箭在手，先放一箭，冀英側身躲過，就那側身裡連珠一箭，正中眉心。墜於馬下。由基飛馬趕上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朱榮、楊宗等大駭，亟回身緊閉營門。二將也不來衝殺，扎住了人馬。

軍師大隊已至，聞得兩位先鋒得了頭功，各加獎勵。詰旦，秣馬蓐食，進兵搦戰。燕營將士，面面廝覷。只見帳下一弁，出身抗言道：「小將不才，願請出戰！」楊宗看時，是把總王有慶，隨問：「你有什么能？」王把總道：「小弁向來叫做王鐵槍，雖及不來王彥章，也不把這伙賊人看在眼裡！」朱榮道：「你若能勝，我當保升參將；若不勝，便怎麼？」王把總道：「割下卑弁的頭去！」朱榮即教選匹好馬，並將自己有餘的衣甲賞了他，大開營門，出到陣前。軍師下令斬了此賊，就踹其營。右軍內朱彪飛馬而出，更不打話，即便交鋒。戰有十多合，王有慶拖槍而走，他善會使的流星錘，能百步打人，所以賺朱彪去趕。看看追近，左手在懷裡探錘和索，向後觀得較親，劈面一擲，朱彪忙躲不及，已中了額左骨上，負痛跑回。鐵槍驟馬來追，董彥杲大怒，舉手中蛇矛，縱坐下驢駒，當前截住，大喝：「鼠子敢弄伎倆！」蛇矛早到心窩。王有慶雖然招架了，覺氣力不敵，打算略戰幾合，便要用那話兒。彥杲見他槍法，是江湖上一派虛幌的，沒有多大本事，賣個破綻誘他，王鐵槍刺了個空，和身才顛入，彥杲就馬上一手抓住勒甲絨繸，將腳尖兒把他馬一蹬，脫了雕鞍，活擒過來，擲向營前。眾軍士撓鉤亂下，拖將去了。呂軍師羽扇一揮，七營上將奮呼衝殺過去。

朱榮、楊宗，拍馬先逃，劉忠揮兵迎敵，早中了楚由基神箭，翻身落馬。各軍無主，登時潰亂，勢若山崩。王師奮勇掩殺，燕兵倒戈橫戟，死者相壓於路。

那時段布政正在城上，望見敗得勢頭不好，親自督軍出援，武將張保、鍾祥也隨後來救。朱榮、楊宗等方得進城。段布政即斂兵先退。張保正迎著滿釋奴，一鐵彈打瞎眼睛，被女壯士活擒而去。鍾祥一軍，為賓大刀截住，殺得心惶膽碎，無路進城，從刺斜裡向北逃了。軍師揮兵直抵城下，傳令並力亟攻。

限在五日內要破濟南。又密遣馬靈，夤夜到高宣家，定在二十三日月上時內應。忽探馬連報，燕兵十萬前來救援。軍師道：「濟南不應破在三月耶？」便問諸將，誰能在此獨當一面？董彥杲、劉超皆應聲敢任。軍師道：「劉將軍別有用處。董將軍可留下本營，並左、右哨軍馬結營於此，晝夜更番休息。遏住城中人馬，使彼不得出城襲我背後，將軍之功也！北來兵將，必是燕王揀選，非同小可，我當親往破之。」命小皂旗、楚由基暫充左營，當夜悄然撤兵，向北迎去。

次日巳刻，早望見燕兵人馬，漫山塞野而來，真個軍容威壯，有詩為證：

愁雲滾滾，旌旗閃日月無光；殺氣騰騰，擊鼓震山河失色。弓弦響處，幾多歸雁墜長空；鞭影揮時，無數驚猿啼古木。蕭蕭班馬長鳴，似和鏡吹之調；穩穩雕鞍斜倚，預歌奏凱之音。旌旗旖旎，如流空五彩雲霞，顯出龍虎龜蛇之狀；稍戟槍刀，似照膽千行霜雪，掃盡魍魎魑魅之精。正是：奇兵十萬出胸中，大將三人來闖外。

原是段民早將李遠全軍覆沒情由先已飛章奏聞，所以燕王特簡足智多謀的名將安遠侯柳升為大元帥，第一勇將丘福、朱能為左右大將軍。二人武藝皆萬夫莫敵。又命番騎驍將二員，一名哈山，一名帖木耳為先鋒，又挑選六衛指揮毛遂、蔣玉、梁明、宋貴、周長、武勝，皆久歷戰陣之員為裨將，統率雄兵九萬，鐵騎三千，殺奔前來。出京之日，燕王親自餞之。

柳升負荷重命而來，不但是救濟南，全要踏平青、登、萊三郡，過了禹城地方，早遇著王師列陣以待。柳升大笑道：「好！」

好！省得我到濟南！」擺開軍馬，直臨陣前。朱能縱馬挺槍大呼曰：「天兵到此，尚不速來跪接，要待剝作齏粉麼？」南陣上瞿離兒出馬，認得是朱能，大罵道：「叛國之賊，不認得我父子斬進彰義城門？」朱能定睛一看，猜是瞿能之子，即罵道：「無知小子！在此偷生，我今取你驢頭！」兩馬相交，兵器並舉，大戰百合，不分勝負，各鳴金收軍。柳升紮下營寨。朱能進前道：「元帥休小看了此寇！他的陣勢整嚴，隊伍清肅，內必有知兵者。」丘福笑道：「朱將軍亦怯耶？看我明日破之！」

柳升道：「再戰一次，如不克勝，本帥別有良謀。」

次日，丘福出馬，單搦瞿離兒交戰。楚由基大呼一聲，飛馬直前，丘福見不是離兒，喝道：「小丑速回！殺汝恐污我刀。」

由基大罵：「逆賊！」舉槍直刺。丘福亟架相迎，約莫鬥有四五合，由基見是老將，沒些空隙，佯為落荒而走。丘福縱馬趕去，只聽得弓弦響，急躲時，那枝箭在耳側貫去，射掉了半個耳輪，大驚回陣。由基復扭身向後心一箭，正中護心鏡上，把鏡射作兩半。番騎帖木耳、哈三兩將齊出，大罵道：「不怕死的草賊，休得逃去！」由基正欲迎敵，早有卜克、滿釋奴兩騎突出，大呼道：「楚將軍少息！」卜克接住哈三，滿釋奴迎敵帖木耳，各戰有三十回合。釋奴假敗，好個帖木耳，勒馬不追，到來雙戰卜克。這是何故？帖木耳舊係火耳灰者之部屬，釋奴不認得他，他卻認得釋奴，知道他鐵彈百發百中，極利害的。

釋奴見賺他不動，就輕取二彈在手，才勒轉馬，一彈飛去，早打中了帖木耳手背，急得棄了槍跑回本陣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又一彈，正中哈三眼珠，直打進腦子裡去，更加卜克一槍，死於馬下。柳升見折了一將，亟揮鐵騎出陣，以防衝突。軍師見他兵馬齊

整，亦遂收兵。兩邊各枕戈待旦。

柳長當夜定了計策，請朱能、丘福商議道：「賊人糧草必從青州運來，我暗暗發兵截取，待他絕食慌張，可一戰而殲也！」

二將稱善。柳升就煩朱能領鐵騎一千，毛遂、武勝領步兵二千，馬摘鈴，人銜枚，悄然而去。下令諸將堅壁固守。小皂旗等向前搦戰，竟不瞅睬，軍師道：「是了！」亟傳賓鴻、劉超、小皂旗、卜克、牛馬辛、彭岑、宋義、餘慶八將，吩咐道：「燕兵兩日不戰，必去劫吾糧車。將軍等速領三千人馬前去，如其未劫，守定要路以御之，如其已劫，務必星夜追奪。既得糧車，交與運軍，不須護送。將軍等逕到青州大路上，立定營寨，防其圍魏救趙之計。如其不來侵襲，候我令到回營。若有兵將前來，須豫先迎去，逕行衝殺，不許他安營紮寨。勝則追趕五十餘里便止。」再令箭一枝，調選青州城內精兵五千，以助大戰。

「誤事者國法具在，不敢曲徇！」

賓將軍等領命，星夜前往。早遇護糧將士謝勇等，帶傷逃來。賓鴻道：「軍師神算也！」遂同劉超、小皂旗、卜克，帶領一千精銳，前追三十餘里，看看趕上。朱能見後有追兵，還只道是護糧的又趕將來，即令毛遂、武勝押了糧車先行，自己立馬橫槍於當路。劉超先到，更不打話，直取朱能。交手大戰，賓鴻就領著小皂旗衝殺過去，追取糧車。朱能心中著慌，要趕回救時，又被劉超纏住。假意大喝：「著了！」虛幌一槍，亟亟趕去。劉超便緊緊迫上，卜克也就揮軍一齊來趕。朱能見前面自己兵馬已經殺散，糧車仍舊奪去，氣得三屍神爆，七竅生煙，拈槍就取賓鴻。賓鴻大笑道：「爾有何能，敢來劫糧？且吃我一刀！」朱能大怒，恨不得一槍刺個透明窟窿，無奈又逢敵手，追兵又逼上來，只得奪路而走。賓鴻等趕了一程，回向青州去了。

朱能走得氣急敗壞，見毛遂收拾殘兵，歇在那裡，隨問：「武指揮呢？」毛遂道：「不經鬥，與那個大刀賊戰夠三合，一砍兩段了！」朱能就同著毛遂，連夜回到本營。柳升見兵士折去大半，便問：「將軍老將，何以至此？」朱能沒好氣，答道：「元帥好計，何以至此？」柳升默然。朱能方把奪得糧車，被他追及交戰情由，說了一番，又道：「賊軍中如朱能者，不計其數。縱有三頭六臂，亦抵敵不來！」柳升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我與諸公同受國恩，唯有盡力圖報。即前日之計，亦是大家商榷行的，不必追悔。而今更有一策，看使得使不得？」丘福道：「願聞元帥妙策。」柳升道：「前者兵馬少了，以致既得復失。今但留帖木耳與我在此守營，二位將軍並五員指揮及其餘將佐，挑選三萬雄兵，逕取青州，彼必返兵來救，那時諸公等扼其前，我逼其後，此圍魏救趙之策，孫臏之所以殺龐涓也！」

丘福等齊聲應道：「謹聽尊命。」隨點起軍馬，悄然逕襲青州。

尚距百里，已有青軍迎上。朱能道：「罷了！我的元帥計策，都在賊智之下！」丘福道：「且盡力殺上去，勝得他便是有功。」當下劉超接住了朱能，賓鴻接住了丘福，還算得次國手與正國手對弈，可以勉強支持。那毛遂等五個指揮與卜克等交戰，竟是差了幾八九個子的，如何對壘得來？但見紛紛落馬，斬者斬，敗者敗，燕兵雖多，先已膽喪。宋義、餘慶一直指揮大軍卷殺過去，端的王師銳氣百倍，奮呼衝擊，所向披靡，燕陣上勢如瓦解。朱、丘二將無心戀戰，飛馬脫去，賓鴻、劉超緊迫緊殺。燕軍大潰，個個棄甲丟盔，拋旗撇鼓，王師從後掩擊。

早有探馬飛報柳升，親自領兵向前，接應回寨。賓鴻等亦即收軍，回繳將令。

柳升又羞又忿，查點軍將，指揮宋貴、周長皆歿於戰，馬步兵被殺者九千餘名，受傷者三千餘名。忽地心內又有一計，因兩次皆敗，不好再令朱能等去，就道：「兩日遣人探聽，濟南城下有賊一枝軍馬，距住城中之兵，衝突不過，我當率軍破之，引出城內兵來，在西南角上立個大寨，與我為犄角之勢，更番挑戰。賊若擊此則彼應，若擊彼則此應，兩處合剿，必然就擒。煩二位將軍在此守寨，何如？」朱能道：「元帥差矣！」

我等與元帥皆受心膂之寄，分不得爾我，就是兩番計策，未為不善，或被賊人間諜，以致彼得預備。今元帥設欲自行，視我等為不盡忠也。小將願與丘將軍同往，雖死無怨。」柳升道：「如此，具見同心為國！事不宜遲。」便令挑選鐵騎一千，精兵七千，此刻即發，使他迅雷不及掩耳。

二將督率兵士，偃旗息鼓，電掣星馳，差不多夜半已抵濟南，砍寨而入。王師雖是更番休息，有一半不睡覺的，當不得燕軍勢大，鐵騎衝突，登時沸亂，睡著的都被踹死，巡邏的只辦得逃命。董彥杲支撐不來，殺條血路，望東北而走。約有三十里，才勒住馬，部下不及百騎。天已微明，見一簇敗殘軍兵，倉皇無路，彥杲亟令招呼，乃是雷一震，身中數箭，領著董翥、董翱，亦皆受傷。說道：「兩個小將軍被他截住，兄弟死命殺入重圍，才救得出來。朱家姪兒已被亂兵殺死了！」彥杲捶胸道：「我怎的回見軍師！」董翥道：「父親是起義功臣，這又非戰之罪，何妨呢？」

四人又招集了些脫逃的軍士，也只有六百餘名，回到大寨請罪，細述被劫之故。軍師道：「此我未經算到，於將軍何尤？」

就今晚略施小計，連柳升大寨一總破個乾淨。」立傳諸將佐示道：「我料濟南之兵，必列成犄角以撓我軍。今晚未能立寨，必防我軍夜劫，我將機就機以劫之。」隨命卜克、瞿離兒、馬千里、郭開山各統軍五百，逕劫空營：「從後殺出，彼必合圍，汝等可各分左右力戰。」又令劉超、阿蠻兒各統軍一千，從中營殺人，亦各分左右，接應瞿、卜四將；又命賓鴻、董彥杲各領軍一千，一從營左，一從營右，接應六將；又喚宋義、餘慶各帶步兵一千，皆持三叉火把，從後揚威吶喊而進，急他敗走，「那時將軍等從後盡力掩殺，趕至柳升大寨，只看燕營火起，便是我兵在他營中接應。內外夾擊，必然大破。彼決不敢北走，定向濟南而逃。黑夜之間，切勿邀其去路，只是從中截斷格殺，從後合力追逐，直搗濟南城下。」諸將皆遵領而去。隨又命孫翥、莊次躡、小皂旗、彭岑各領鐵騎五百，從他兩寨夾空中間過去，抄至柳升寨後。待濟南兵敗下來，即砍寨殺人，燒其糧草。餘將佐楚由基、俞如海、董翥、董翱、牛馬辛、盧龍各率鐵騎一千，精兵二千，搗其中堅，接應皂旗諸將。調遣甫畢，雷一震厲聲道：「軍師以末將為帶傷耶？我願當先！」軍師道：「我寨中止剩滿將軍三百兵耳，安可不留汝為護衛？將軍既願衝鋒，可換下董翥、董翱二小將來。」一震大喜，軍師乃登觀星台以望之。

當下卜克、瞿離兒等統軍先行。不夠四十里，早見濟兵新營。吶聲喊，一齊砍入，真個空的，就向後營殺去。燕將朱能、丘福橫槍立馬，大叫道：「鼠賊，中了我老爺的計了！」卜、瞿二將，呵呵大笑，當先接戰。忽一聲炮響，寨左朱榮、寨右楊宗，各領兵殺來，團團圍住，大叫：「休放走了一個！」卜克等四將全無懼怯，各分左右衝突。但見後面濟南兵馬紛紛星散，卻是劉超、阿蠻兒兩員猛將，舞動大刀，殺入重圍。正迎著楊宗、被劉超揮作兩段。朱榮亟欲奔時，阿蠻兒大喝一聲，手起刀落，劈去半個腦蓋。就如兩個猛虎，從中一攪，把濟南萬有二千軍兵，衝作四分五裂。賓鴻、董彥杲兩枝兵，又分左右殺來。朱能、丘福正在酣戰之間，覺著部下皆呼號逃竄，正南上又是無數火把，搖旗擂鼓，喊聲漸近，正不知有多少青軍，自己反在重圍之內，只索拚命殺出，向大寨而走。只有二、三百鐵騎跟上，其餘都被截住。將次近寨，柳升早聞喊殺之聲，疾忙結束，殺將出來。朱能、丘福見有救應，復旋身迎敵，不提防寨後小皂旗等四將，從背後拔營而入。放起火來，烈焰冲天。

雷一震等五將又在當面殺到，把大半燕兵，擠在營內。其已出營外的，又被董、賓二將從側肋裡趕到，截殺作兩三段。急得柳升眼睛暴裂，手足慌亂，恰遇劉超，大喝：「逆賊！待走那裡去？」柳升忙鑽入鐵騎隊裡。帖木耳大叫：「元帥，可隨我來！」就砍殺了自己好些兵卒，奪路而走。撞見朱能，並力殺將出去。後面劉超與小皂旗等合兵追擊，刺斜裡卜克、瞿離兒等，又正殺敗了丘福，湧將上來。朱能大呼：「進則可生，退則必死！」與帖木耳拚命衝殺。且戰且走。甫得脫身，大叫元帥，卻不見有柳升答應。朱能復翻身殺入，槍起處，刺死了一員牙將，柳升方乘勢殺出。又遇著丘福四將，合作一處，僥天之幸，脫了虎穴龍潭。忽丘福大叫：「不好！」左臂早中了一箭，幾乎墜馬。原來是由基將軍黑影裡趕上射的。朱能強說：「有我在，不怕！」正走之間，卻見些敗殘軍兵，倉皇而來，互相廝喚，乃是毛遂、蔣玉、梁明三個指揮，就緊跟著柳升等，也顧不得後頭的軍士，大家向著濟南路上，沒命的飛奔。但見：

南軍風馳電掣，北兵塵散灰飛。枉殺了三員名將，直到棄甲拋戈，但恨馬無八個足；真不愧一位軍師，試看發縱指示，幾許風

生一柄扇。殺得燕兵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更那堪濟南城上，飛飛躍躍，有多少鳶鳥待食；急急如漏網之魚，怎回顧不注山頭，蕭蕭肅肅，有無數草木皆兵。

劉超、賓鴻、小皂旗、瞿雕兒等一路趕殺燕兵，忽馬靈傳到軍師將令云：「且住。」不但勝氣飛揚，堅城可一鼓而下，更且英雄赫奕，敵人能幾日餘生？即在下回，請看何如。